



在纪念抗美援朝 70 周年的日子里，多次播放了《英雄儿女》里王成“向我开炮”的镜头。每播一次都会激发观众报效祖国的决心。王成角色为什么演得这么好？很多人不知道这演员也是英雄。几年前，放过演员刘世龙的专题片，提到他是英雄，可能是因为是在刘世龙病逝后拍摄的，情节不详。

我与刘世龙是同乡。他父亲与我父亲是同龄、同甘、同苦的战友。我与他弟弟是同班同学。小时候，我父亲多次教育我，学习世龙哥的勇敢和我智。

刘世龙 9 岁参军，长时间失去了同家里的联系，只知道父亲是新四军。他父亲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有次我父亲去他部队联系工作，偶然听到刘世龙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便把他带回来见父亲。这位高智商的英雄居然一时认不出他日夜思念的父亲。十几年前，在他夫人逝世后，我俩彻夜长谈。刘世龙曾是新四军黎明剧团“小鬼班”

由陈逸飞的画说起

张光武

有过一本日历，12 个月，每个月都是陈逸飞的一幅唐装丽人画，那样的日历画当时很时行。一年过去后，把日历从墙上取下，舍不得扔，但后来还是遗失了，表面的原因是搬家，根本原因是时过境迁，凡人都有这个毛病。陈逸飞画里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找的，连他自己也没有找到。倒是后来在越南旗袍装的相册里对上号了。那几天人们在纪念陈逸飞的忌日，忽然想到陈逸飞居然已经走了 15 年，我的不虞兄也走了这么多年了。岁月无情啊！

爱美、崇拜美是天性，但这种爱只是一种浮光掠影的爱，不会触碰到人的内心，好比许多人爱玛丽莲·梦露、英格利·褒曼和奥黛丽·赫本，那种爱像游走在卢浮宫里的感觉，当时感动，过后一定会淹没在如潮似水的红尘岁月中，不会再提醒人们去重新思量，不像优秀的文学作品会长久留在人的心里，不时地鼓舞生命重新燃起激情。试想，这世上凡心存善良和爱的人们，有谁会忘记《悲惨世界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蒂凡尼的早餐》和《简爱》这样的伟大作品呢？

美是一种心相的外化，是意念的镜像，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就是这个意思。好比你到过国内国外许许多多风光旖旎的城市和乡村，你通常会无比感动于一时，但最后留在你的记忆相册里的又有多少呢？真正让你想起、拨动你情思的，其实还是那些你熟悉的、你寄予感情的再普通不过的寻常屋舍、寻常花草和凡人凡事。再不妨回想一下，那些你崇拜偶像的崇拜对象，又有几张照片是能让你破格打上 60 分以上的呢？美是心相的外化，是意念的镜像，大体凡人都是一样的。

世界很大，世界也很小，人的一辈子，能够记起的，也就是那几个人，几件事，几段话语、几棵树、几片草地和几段难忘的画面。要不是那些天人们重新提起陈逸飞，又有几个人会去惦记他画里的那些美人呢？

若要一天不得安宁：请客；若要一周不得安宁：搬家；若要一年不得安宁，装修；若要一辈子不得安宁，找个姨太太。第三句是我加塞的，此乃当今真实写照。

今天的装修已升华为公司行为，道貌岸然的样子，身后却是一大堆散兵游勇——当年的马路游击队：召之即来、挥之即去。自己呢就是个皮包公司，所谓：轻资产，恶溢：白手套，一间办公室、一位设计师、一个小老板，还有一只电脑包，拎包的是设计师兼销售员，以设计诱惑你——化成美女的蛇，披着羊皮的狼。

第一招，“设计师”打开电脑，给你呈现 360 度的全景设计图，沉浸式体验虚拟的 AR 幻境，最后迷失自己，其中图纸不过是抄来的大拼盘。装修如同整容，美，永远是第一生产力！虚幻大于真实。

第二招，低开高走：承接前，报价很低，粉饰墙壁之类面积活，面积少算，凸出部分比如立柱，立体两侧不算，只算平面；地板呢，少算边角。电线呢，少算长度，这样报价就便宜了，但合同里有

里最小的小鬼。他是军人，可是无法穿军装，成年人的上装他穿起来像袍子。小小鬼发挥小小鬼的优势。他送信不大引敌人注意，多次顺利完成任务，但也出过意外，他被汉奸抓捕过，被国民党抓捕过。他这名“小八路”还被老八路抓捕过，不用说，那是“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，误会”。他挺

英雄扮英雄

邓伟志

进过大别山，参加过豫东战役、淮海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参加剿匪，同时任两个队的队长。作为文工团队长的他，在每次战役中都是“吹号人”。

说起扮演王成，有过曲折。有人说：“怎么可以让受处分的人演英雄？”刘世龙在 1957 年“反右”时，他这位战场上的勇士，也是提意见的勇士，结果受党内察看处分。可是既有政治眼光，又有艺术眼光的导演，非要

跟常人一样，爷爷不高不矮不胖不瘦，不一样的是爷爷有一把山羊胡子，将得白白亮亮，像玻璃丝一样。

忘不掉爷爷像鸡蛋圆光光的脑门，一杆又细又长的旱烟筒，天天守在小店门口捂着山羊胡子看小人书的形象。

这是我珍藏六十多年的、爷爷晚年刻在我心头深处的珍贵视频。

爷爷的小店位于东街，距县政府不远，傅姓脚踏车修理行斜对面。一个小间门面，前半是店堂，有个三尺柜台，后半是他与奶奶的木板床和烧饭烧菜用的一个风炉，还有一具通二层的木楼梯，窄得难以转身。每天一早，卸下排门

欢曲

(水彩画) 胡日龙



一行小字，老花眼看不清：“验收时按实计算”。决算时，尺寸一量，多出的部分付钱！决算价是预算价的翻倍。

第三招，藏着掖着：粉饰墙壁，只算表面。开工才告诉你：墙壁要用酥了，需要先铲除红砖外三层，铲除费用远大于粉饰费，然后再粉饰，又是一笔费用。入室网线，他问你“一根够了吗”？你以为网线如同天线，自然说够了！“是你说的哦”！他让

外行猝然决定，如同设套。干活的告诉你：电脑需要一根网线，IP 电视机也需要一根网线，只能补上，这又是钱。

第四招，偷梁换柱：告诉你，我们用的是罗马瓷砖，实际呢？罗马瓷砖，音同字不同，欧洲与徐州，价格大不同。

合同前，少报瞒报，预算减肥自然便宜，你欢天喜地地签了合同，还要宰你一刀，兼销售的设计师还告诉你，只要付了首付款，就可以参加“砸金蛋”免费有奖活动。有幸获得美粉（瓷缝隙间有色黏合剂），不过十几元一包。结果

夜光杯

他这位英雄扮王成不可。

刘世龙接到任务后，一方面认真钻研剧本，反复看剧本的前身——巴金的《团圆》；另一方面重返部队学投弹、刺杀，他在大比武中取胜。在拍摄的过程中他纵身向 9 米深的悬崖上跳下去，扭伤了腰，不叫苦。他下冰窟，衣服给冰块，他不叫冷。他下火海，烧掉了眉毛，烧得浑身起泡，他不叫一声痛。拍摄后，一身黑灰，司机怕他染脏了大客车，叫他去坐拉道具的大卡车，他就去坐大卡车。坐在卡车上还得意地说：“一人坐，是专车。”

刘世龙在 18 部电影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可是他从来不凭“明星”这块招牌捞外快。1958 年他经常挨饿。他不得已，拾人家的豆腐渣当饭吃。在长影，他工资上不去，欠了一身债，一直拖到他续弦时，由长影里比他收入高的妻子代他把债还清。他就是不一般英雄式的演员。

英雄扮英雄，英雄学英雄。遍地出英雄，中国是英雄之国。

白亮的山羊胡子

洪铁城

大姑娘小媳妇喜欢，是爷爷亲自加工调制的。每次调制完毕，他都会直起腰板儿习惯地捂着山羊胡子，朝雪花膏看，我见过，美美地很是欣赏的样子。因为这是别家店里没有的。

小店原号“洪锦成”，是专门制作蟒袍、铠甲、花披等婺剧戏衣的作坊门店。店主是我爷爷，定式、烫样、监制、采购、送货等全是爷爷。作坊设在同条街的城隍庙对面弄内一间坐西朝东的房子，忙时有六七名员工。产品远销邻县，有点小名气，都写进县志了。但后来禁演古装戏，一针针绣出来的苦工钱没处赚了，爷爷摆小摊过日子。

爷爷故乡是皇粮墩村，后改名洪良，距城十五里路，位于东阳江南岸，土地平展展，最适于种水稻。但他这个独生子不愿在家种水稻，顾自赤手空拳进城学手艺，幸运地在城里立了业，成了家。爷爷与奶奶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，二儿子在老家守着祖业，大儿子是我爸闯上海，三叔五叔远走

人工比水泥贵，远大于免费值，免费是饵，“吓”鱼是真。

交了首付款，反悔就赔钱，上海人的契约精神，就是认栽！守法总是针对良民。一开腔，你就跑不了，但披着设计师外衣的销售，因为设计费与提成费已落袋为安，从此与你无缘了。之后木工、电工、油漆工……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不断提出小补小改，你就乖乖地补差价，否则他搁下活，延误下一道工序，就要你赔款。每个工序都有坑。

一旦装修开工，围着你的人，都在挖坑，肥肉多蛆，等你爬出坑，又跌入下一个，坑坑坎坎、钱钱钱，一虎难敌群狼，你只能割肉饲虎。还算仁慈，没有埋雷，只要钱，没要命。

股市：皮大衣进去，三角裤出来。装修：预算是背心，决算是衬衫。忽然想起三毛擦皮鞋：好不容易拉住一位过路客，讲定价格后，对方撩起裤脚管，原来是一双长筒靴！

霜菊寒清香，阳澄碧波漾，又到持螯时，夜来蟹脚痒。过去上海浦东河浜里，秋来蟹多，随便摸摸捉一篓，大蟹、小蟹、螃蟹、沙蟹、泥蟹样样有，黄浦江退潮，岸边爬满三四两重的真正野生大闸蟹，我曾在十六铺外滩，亲眼看到过退潮后黄浦江里爬上岸的大闸蟹，最大的有半斤多。

沪人吃蟹，水里煤煤，姜醋蘸蘸，吃不完，拆蟹粉，熟猪油里熬熬，绿陶钵里放放，冬天里，烧蟹粉豆腐、胡葱蟹粉面，味道交关好。网传一张上海老照片，小桌上一大堆大闸蟹，一个男孩吃得开心，也有人说从前穷苦孩子吃不起饭，只好吃大闸蟹充饥，此话有点搞笑了，这幅照片每到秋天，就有人晒到朋友圈，好像是专为大闸蟹定做的时令广告。

最近到宁波北仑港参观沪上书画大家贺友直纪念馆，贺老在视频里说到大闸蟹，他说：“从前阳澄湖大闸蟹是有点办法的人吃的，还是有出口到外面的，据说现在有些大闸蟹不是产自阳澄湖，是别的地方的大闸蟹运到阳澄湖里借住几天过过水的，阳澄湖的蟹，蟹壳薄肉鲜，外地的蟹，蟹壳厚肉粗，养殖的蟹没有野生的蟹来得鲜头足。”据贺老的大公子贺治平兄讲：“他父亲也喜欢大闸蟹，黄酒过过，蟹脚扳扳，闲话讲讲，秋天里是他最开心的日子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贺友直有一个吃蟹的好友，叫范一辛，版画家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，每到蟹汛，他们俩喜欢到淮海中路上的茅万茂老酒店一人吃一只 6 两重的蟹，温一壶黄酒，吃吃谈谈，微醺而回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，他们改到‘王宝和’吃蟹。”史料记载：“王宝和酒家创设于清乾隆九年，由浙江‘王宝和酒作坊’业主王楼臣及儿子王仁山来沪开设。原在南市咸瓜街，专营绍兴近年黄酒，咸丰二年迁至南京路、山西路一带，1936 年搬到福州路营业，以酿造经营黄酒和烹制蟹宴而著称。”秋季，王宝和酒家蟹笼里都盛满了青背白肚、金爪黄毛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客人可以现拣、现买、现烧、现吃。一款“菊花对蟹”是王宝和看店名菜之一，蟹煮熟，拆蟹肉，调味烹制，盖上蟹壳，素有“一盘蟹，顶桌菜”的民谚。著名演员韩来根、殷秀岑，名医石筱山等经常光临该店品尝。

最近和沪上老饕刘国斌兄吃饭，他说，前日他在昆山，好友委托他带一些清水大闸蟹送朋友，要求越大越好，刘兄找到阳澄湖边今世缘蟹楼的朋友，物色到鲜得香牌阳澄湖大闸蟹，每只重半斤，一对 300 元，带回上海，陆康先生一尝，说，蟹相威武神气，蟹壳橙红色正，蟹黄丰盈凝脂，蟹肉鲜润微甜，是他这些年来吃到的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味道。

曾拜读过齐白石《壶酒盘蟹图》题款：“老夫今日喜开颜，除得霜螯大满盘。强作长安吟咏客，闭门持盏把诗删。余居燕年久，商家渐渐相识，能除货物。齐璜白石山翁并题记。”看来白石老人也喜欢吃大闸蟹呀。

爷爷拉我躲到一棵大树下，我说雷公会往大树打下来的……后来，后来怎么躲过这场大雨，雷公为什么没有打下来，怎么保住戏衣不被淋湿，怎么走完后半路路到达汤溪等等，一点也记不得了。只记得那天夜晚上周瑜演得特别的英姿勃勃、特别的满堂叫好，只记得演出的是武义戏班子，只记得班主在观众席后摆起桌子陪我爷爷喝茶，只记得爷爷

很悠闲地捂着胡子、没了白天遭遇雷雨的半点狼狈。特别记得的还有次日临走时见到了我最最最喜欢的周瑜，但是他？他他他，他是麻子，阿姨。几十年后我问起武义婺剧团朋友，回答说当年她满城乡，现退休多年了。

1967 年农历七月，爷爷被人家自行车撞倒一病不起。我说我们找人家评理去，爷爷说算啦人家也不是有意的；我说送您去医院看看，爷爷摇摇头不说话。就这样过了几天，爷爷直挺挺地仰卧在床闭上了眼睛，玻璃丝一样白亮的山羊胡子，一动也不动。

我想到了爷爷一定擅长画画，虽然从不见其以画作示人。要不，蟒袍上那双圆睁的龙眼睛，为什么六十多年过去还紧紧地盯着我呢？要不，男披上那条鲤鱼跃出来的水花，为什么六十多年过去还冰冰地让我又惊又喜呢？八十年代生产大队办戏衣厂，我爸自告奋勇挑起爷爷生前挑的担子，半天没学过喂，是遗传因素使然？而我与儿子及我孙子、孙女都能画几笔，这是隔代遗传吗？不知道。

不怕苦，不嫌烦，要好环境，不靠他人靠自己。

十日谈

装修这件事

责编：杨晓晖



除得霜螯大满盘

杨忠明

霜菊寒清香，阳澄碧波漾，又到持螯时，夜来蟹脚痒。过去上海浦东河浜里，秋来蟹多，随便摸摸捉一篓，大蟹、小蟹、螃蟹、沙蟹、泥蟹样样有，黄浦江退潮，岸边爬满三四两重的真正野生大闸蟹，我曾在十六铺外滩，亲眼看到过退潮后黄浦江里爬上岸的大闸蟹，最大的有半斤多。

沪人吃蟹，水里煤煤，姜醋蘸蘸，吃不完，拆蟹粉，熟猪油里熬熬，绿陶钵里放放，冬天里，烧蟹粉豆腐、胡葱蟹粉面，味道交关好。网传一张上海老照片，小桌上一大堆大闸蟹，一个男孩吃得开心，也有人说从前穷苦孩子吃不起饭，只好吃大闸蟹充饥，此话有点搞笑了，这幅照片每到秋天，就有人晒到朋友圈，好像是专为大闸蟹定做的时令广告。

最近到宁波北仑港参观沪上书画大家贺友直纪念馆，贺老在视频里说到大闸蟹，他说：“从前阳澄湖大闸蟹是有点办法的人吃的，还是有出口到外面的，据说现在有些大闸蟹不是产自阳澄湖，是别的地方的大闸蟹运到阳澄湖里借住几天过过水的，阳澄湖的蟹，蟹壳薄肉鲜，外地的蟹，蟹壳厚肉粗，养殖的蟹没有野生的蟹来得鲜头足。”据贺老的大公子贺治平兄讲：“他父亲也喜欢大闸蟹，黄酒过过，蟹脚扳扳，闲话讲讲，秋天里是他最开心的日子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贺友直有一个吃蟹的好友，叫范一辛，版画家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，每到蟹汛，他们俩喜欢到淮海中路上的茅万茂老酒店一人吃一只 6 两重的蟹，温一壶黄酒，吃吃谈谈，微醺而回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，他们改到‘王宝和’吃蟹。”史料记载：“王宝和酒家创设于清乾隆九年，由浙江‘王宝和酒作坊’业主王楼臣及儿子王仁山来沪开设。原在南市咸瓜街，专营绍兴近年黄酒，咸丰二年迁至南京路、山西路一带，1936 年搬到福州路营业，以酿造经营黄酒和烹制蟹宴而著称。”秋季，王宝和酒家蟹笼里都盛满了青背白肚、金爪黄毛的阳澄湖大闸蟹，客人可以现拣、现买、现烧、现吃。一款“菊花对蟹”是王宝和看店名菜之一，蟹煮熟，拆蟹肉，调味烹制，盖上蟹壳，素有“一盘蟹，顶桌菜”的民谚。著名演员韩来根、殷秀岑，名医石筱山等经常光临该店品尝。

最近和沪上老饕刘国斌兄吃饭，他说，前日他在昆山，好友委托他带一些清水大闸蟹送朋友，要求越大越好，刘兄找到阳澄湖边今世缘蟹楼的朋友，物色到鲜得香牌阳澄湖大闸蟹，每只重半斤，一对 300 元，带回上海，陆康先生一尝，说，蟹相威武神气，蟹壳橙红色正，蟹黄丰盈凝脂，蟹肉鲜润微甜，是他这些年来吃到的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味道。

曾拜读过齐白石《壶酒盘蟹图》题款：“老夫今日喜开颜，除得霜螯大满盘。强作长安吟咏客，闭门持盏把诗删。余居燕年久，商家渐渐相识，能除货物。齐璜白石山翁并题记。”看来白石老人也喜欢吃大闸蟹呀。

爷爷拉我躲到一棵大树下，我说雷公会往大树打下来的……后来，后来怎么躲过这场大雨，雷公为什么没有打下来，怎么保住戏衣不被淋湿，怎么走完后半路路到达汤溪等等，一点也记不得了。只记得那天夜晚上周瑜演得特别的英姿勃勃、特别的满堂叫好，只记得演出的是武义戏班子，只记得班主在观众席后摆起桌子陪我爷爷喝茶，只记得爷爷

很悠闲地捂着胡子、没了白天遭遇雷雨的半点狼狈。特别记得的还有次日临走时见到了我最最最喜欢的周瑜，但是他？他他他，他是麻子，阿姨。几十年后我问起武义婺剧团朋友，回答说当年她满城乡，现退休多年了。

1967 年农历七月，爷爷被人家自行车撞倒一病不起。我说我们找人家评理去，爷爷说算啦人家也不是有意的；我说送您去医院看看，爷爷摇摇头不说话。就这样过了几天，爷爷直挺挺地仰卧在床闭上了眼睛，玻璃丝一样白亮的山羊胡子，一动也不动。

我想到了爷爷一定擅长画画，虽然从不见其以画作示人。要不，蟒袍上那双圆睁的龙眼睛，为什么六十多年过去还紧紧地盯着我呢？要不，男披上那条鲤鱼跃出来的水花，为什么六十多年过去还冰冰地让我又惊又喜呢？八十年代生产大队办戏衣厂，我爸自告奋勇挑起爷爷生前挑的担子，半天没学过喂，是遗传因素使然？而我与儿子及我孙子、孙女都能画几笔，这是隔代遗传吗？不知道。

不怕苦，不嫌烦，要好环境，不靠他人靠自己。